

鴨脷洲洪聖古廟

陳天權



香港仔對開有一小島，因形狀似鴨舌而被稱為「鴨脷洲」。據說該島在明朝已有居住，島上海邊有座建於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年）的洪聖古廟，供奉「南海廣利洪聖大王」，祈求水陸平安，可見當時島上已有相當數目的人居住。

香港開埠時，鴨脷洲似乎沒有被英國人注意。據一八四一年的人口統計，此區只記錄了「石排」和「香港」兩條漁村，前者荒廢，後者有二百人，但「香港」村是否指鴨脷洲就難以斷定了。當鴨脷洲與香港仔之間的港灣愈來愈多漁船停泊，一八四七年港府在香港仔興建警署。一八五一年坊眾和漁民合資在香港仔海邊建造天后古廟，與洪聖古廟遙遙相對，令港灣兩岸皆有海神保佑。

隨着人口增加，港府於一八九一年再在香港仔海邊山崗興建一座較大的警署，但鴨脷洲居民並不高興，因為該警署位處「虎地」，猶如「猛虎下山」，正對着洪聖古廟，影響鴨脷洲的風水。後來有堪輿師建議在廟前豎立兩支約十五米高木柱，繪以龍形圖案，以化解警署的煞氣。

居民叫這對木柱為「龍柱」，亦稱「定海神針」，全港只此一家。龍柱曾於一九四八年維修，經歷大半個世紀，終不敵二〇一四年的颶風「海鷗」吹襲，其中一支龍柱折斷，幸無傷及旁人。翌年華人廟宇委員會出資製作新的龍柱，重新矗立廟前。

小的鴨脷洲有三間廟宇，洪聖古廟最大，為兩進三開間設計，屋脊和室內天井的女兒牆均有精緻的石灣陶瓷裝飾，該廟最近已被列為法定古蹟。不遠處有一座供奉觀音的水月宮，其歷史可追溯到一八六六年，單進單開間，現為三級歷史建築。島的西南端還有一間更細小的大王爺廟，沒有陸路可達，相信為漁民所建，以保出入平安。

歲月是戰神

慕秋



那天去敬老院探老娘，午飯後陪她到樓下散步，當我們剛在花園長椅坐下，一位老太太走了過來，她身後是自己搖動輪椅的丈夫。我趕緊讓座，她按住我說：「不用不用，我喜歡站着說話。」

她自我介紹，說他們是從哈爾濱來到深圳，因為孩子在這邊工作，把他們安置在這個敬老院，時不時過來看看。看她皮膚白淨，八十多歲的人，保養得很好，衣着也優雅。再看她丈夫，總覺面熟，想他九十歲了還如此偉岸有型，年輕時該多麼帥啊！

聽說我老娘從北京來，一直沒說話的他突然問：「住北京哪裏？」我回答了他，他卻沒有反應，她悄悄說：「他痴了，

沒你媽行。」話題一聊開，原來他們也曾是北京人，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中去了北大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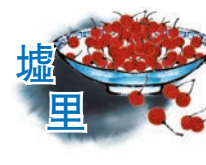
她與我說着當年也在北大荒的丁玲、吳祖光、艾青等文人的前事後塵，並問我是否看過某個話劇、某部電影，我一下明白了，他們是演員，尤其是她的丈夫，完全是男主角的形象，怪不得似曾相識。

磨難過後繼續做熱愛的事業，只是再豐盛人生，也敵不過歲月這名戰神，人，終歸是敗將。她滔滔不絕講了四十分鐘，不想停下來，她說這裏沒一人談得來，前一天剛結識，第二天見到，對方又問：「你住幾樓？你是哪裏人？」

我趕時間，須終止交談，看着愛說話的她陪着沉默丈夫走向另一部電梯，我問身旁一直未吭聲的老娘：「聽懂她說的那些事嗎？」老娘說：「一句也沒聽懂。」

海參崴城市遊

葉歌



海參崴依山而築，不時要爬坡。五十年代赫魯曉夫訪美，對舊金山頗青睞，

回到蘇聯後也要建起伏山間的城市，海參崴因地貌入選。不過，二市除了地勢相似，其餘相差甚遠。這裏天氣冷，六月初鬱金香才初放，芍藥還只打苞。整座城市看着灰撲撲的。建築偏老，高樓不多，有點像城鄉結合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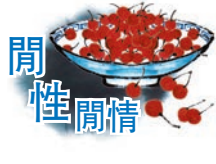
導遊介紹，這是俄羅斯較年輕的城市，之前是渤海王國所在地，直到一八六〇年代才和清政府簽訂合約，收歸俄羅斯。之後長期作為海軍基地。蘇聯解體後，軍事人員銳減四分之三，現只有十萬左右。在海邊還能看到潛艇模型，祭奠二戰中犧牲人員

的火炬、鮮花等。我們還參觀了海參崴第二古老的燈塔、紀念廣場、二〇一二年為APEC會議建立的「金角」（Golden Horn）大橋及距離地面二百多米的觀景台。最後這處會是「東方語言大學」所在地，至今還保留了兩位到俄羅斯宣傳正教、規範俄文的希臘僧侶的銅像。護欄上按當地風俗密密麻掛着新婚夫婦祈福的各色鐵鎖。但大學早已搬遷，樓房處於廢棄狀態，政府賣了兩年也沒賣動。

這似乎也印證了我對海參崴的印象。比起之前參觀的三個俄羅斯城市，此地無論風景還是歷史都要遜色不少，美國學生甚至覺得它「醜」。但當地的中國留學生、商人和遊客着實不少。

商、周玉鹿多靜態

李英豪



附圖為西周時雕琢的玉公鹿（高七點六公分，博物館藏品），一雙彎長鹿角，既大且分枝；比較殷墟婦好墓出土者更注鹿角的美感，並特意誇張。曾見西周衛墓出土的公鹿紋玉器，只雕鹿首，雙角則既寬且長，向左右上方叉開，狀甚肖麋鹿。由於長曲的鹿角難雕（較鏤空困難），又易折斷（附圖玉鹿出土時也有數處折斷痕跡），故現今仿製的贗品相對而言較其他流行的形制為少。偽造者雖有機械輔助，亦捨難取易。戰國時代至兩漢，玉鹿才多呈動態（奔跑狀）；宋代更多變化。

陰刻「折鐵線」），不再純像早期鹿身光素無紋。

西周沿襲殷末玉鹿的靜態風格；雖然仍以回首者佔多，但有些玉鹿則靜立前望，雙角普通更長、更虬曲多姿（如附圖），既大且分枝；比較殷墟婦好墓出土者更注鹿角的美感，並特意誇張。曾見西周衛墓出土的公鹿紋玉器，只雕鹿首，雙角則既寬且長，向左右上方叉開，狀甚肖麋鹿。由於長曲的鹿角難雕（較鏤空困難），又易折斷（附圖玉鹿出土時也有數處折斷痕跡），故現今仿製的贗品相對而言較其他流行的形制為少。偽造者雖有機械輔助，亦捨難取易。戰國時代至兩漢，玉鹿才多呈動態（奔跑狀）；宋代更多變化。



《第三朵玫瑰》

陳煒舜



人生如夢。再活一次，夢還會一樣嗎？《第三朵玫瑰》（Youth without Youth）——這部改編自耶律亞德（Mircea Eliade）小說的玄妙敘事，以返老還童的手段作出了否定。

二戰前夕，年老的馬泰教授感到畢生投入研究不但沒揭露語言起源之謎，更令他錯失了摯愛勞拉，於是自雷殛自殺。搶救後，馬泰奇跡地重回青春，獲得特異功能，還分裂出另我。當另我憑虛變出兩朵玫瑰，馬泰問：第三朵放在哪裏？

在瑞士，馬泰營救了被風暴擊暈的

薇若妮卡，並與之相愛。不久，他發現薇若妮卡在夢中一直回溯着前世，從勞拉到古印度、古埃及、巴比倫，並說着那些語言。在另我的催促下，馬泰興奮期待語言源頭的展露，薇若妮卡卻日益衰老。他終於決定停止研究，毅然離去。最後，馬泰瞬間回到老年，死於故鄉的雪。他手中有朵玫瑰。

重回青春的馬泰因心理補償而全情投入愛。但生死、真幻、情理、盛衰、正邪、本我與另我，是同根生的兩朵玫瑰。放棄研究，離開愛人，方為開悟之

時。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跳出存在、質量與數量的圍圈，第三朵玫瑰才會盛開。

由於《聲光伴我飛》，Tim Roth在我腦海中烙下深刻的印象。因此，那年夏天當得知台北長春戲院將上映他主演的《第三朵玫瑰》時，我毫不猶豫地預定了首場——更何況，女主角還是知性美女Alexandra Lara。

由於是預售票，獲贈一張海報。這張漂亮的海報於焉成為我懷念長春戲院、懷念台北的一份信證。

我們書房

吳以然



五月和友人結伴去大鵬灣度假，原本只打算吃喝玩樂，結果卻意外造訪了地處鄉間的「我們書房」。返港當晚，竟與興奮難眠。

深圳和香港都背負過「文化沙漠」的惡諺。現代人急乎乎的，看一眼不順便下結論。真要他去開荒拓土，他比誰都閃得快。謾罵自是最爽快。在深圳大鵬王桐山初訪「我們書房」，與書房主人寶珍相逢，意外驚喜。寶珍歷史系畢業，從高管職上退下，在市區經營幾年二樓書店後，耿耿於懷，想擁有一座書房；尋尋覓覓，最後在王桐山村老區找到並租下了一幢村屋；上下三層，前後兩院，讓她的兩萬冊藏書登堂入室。

「書，代表我的心」。兩萬多冊書籍塞滿上下三層樓十間房，沒有一面空牆。凡是有牆的地方都裝上書架，凡是有書架地方都放滿書，經過一年多的裝修，終於實現夢想：將原來散居福田，蛇口三處的書籍歸為一統，集聚大鵬。整個過程，女主人尊奉的裝修寶典是：「總的來說，就是沒有風格，書就是最好的裝飾品。」

一樓客廳，山西運來的陳年舊門板，搖身一變，成了鄉村書房喝茶的長桌。書房女主人一邊烹茶待客，一邊侃侃而談打理書房之甘苦。一條名叫AlphaGo的小狗，在圍桌而坐客人間歡快地蹭來蹭去。深圳的創業者從疲於奔命到終於活出自己的個性，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他們財務自由，精神自由，交遊自由，令人羨慕。

(上)

尋胡建興先生、楊春富先生

見字後請即致內地電話：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：(852) 28357552與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絡，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的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。該兩名小孩分別於2011年2月7日及2014年2月11日出生。

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



查詢請電 2836 1234
網址 www.info.gov.hk/emb



店舖盜竊 代價沉重 前途盡送



切勿聘用非法勞工

聘用非法勞工，包括持雙程證訪客、他人的外籍家庭傭工等，可被判入獄三年及罰款35萬元

舉報熱線 2815 2200



工傷保險

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投購工傷保險，違例最高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。



查詢請電勞工處：2717 1771

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

特廉分類廣告專欄

歡迎來電查詢

廣告熱線：2831 0500

圖文傳真：2838 1171 2834 6631

E-mail: tkpwork@takungpao.com